

湖北作家文丛

周
昉

周 昉 著

一识得金

<编辑手记>

台海出版社

一识得金

周昉 著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识得金/周昉著.——北京:台海出版社,2006.12

(湖北作家文丛/周昉主编)

ISBN 7-80141-529-9

I. 一… II. 周… III. 编辑工作-文集-中国-当代

IV. G23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7840 号

书 名/一识得金

责任编辑/谢香

装帧设计/索美

出 版/台海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1/32 印张/9.625

字 数/210千字 印数/1500册

版 次/2006年12月第1版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41-529-9

台海出版社(北京景山东街20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公司调换



作者简介

周昉，1950年10月出生。湖北作家协会会员、理事。1977年9月从华师大中文系分配到《长江文艺》杂志社工作，1985年任《长江文艺》业务秘书，1994年任副主编，1998年任副社长，2000年被特聘为《长江文艺》编审，并享受省政府专家津贴。2002年7月调湖北作协文学院任常务副院长。

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小说《沈百通正名记》、《胡家坡》、《难还的情债》等；编辑工作中，常写点编辑手记连同编辑的作品一同发表。《一识得金》（编辑手记集）便是这一工作的结晶。

湖北作家文丛——

- | | |
|--------|--------|
| 《柳风亭集》 | 俞启崇 著 |
| 《凤凰魂》 | 顾永文 著 |
| 《一识得金》 | 周 昉 著 |
| 《江城名流》 | 李叔德 编著 |
| 《福娃》 | 叶 林 著 |



编辑的识金不昧与拾金不昧

——《一识得金》自序

有很多人是在回顾自己的人生时，总觉得那惊人的成绩一言难尽，而我借助出版这本《一识得金》的集子回顾自己编辑人生，能理直气壮、动心动肝表达的只是一句带体验性的话：感谢母刊《长江文艺》给了我识金不昧、拾金不昧的锻打锤炼，使我这个编辑后来人能始终忠诚地走在这条道儿上。也正是出于这个体验，我才把这个反映我走向这个道儿并在这个道儿上留下的一些印迹似的东西命名为《一识得金》。

我这样说，这样命名，并无别意，而是想突出地表达出：我能有这个集子出版，得益于我这老名牌刊物丰厚奶汁的哺育和难得熏陶。具体地说，是她形成的极利于编辑后来人成长的宝贵条件、以及名牌大编们才高德厚、烁金闪亮人生的方方面面烛照，才引领着我朝真正的编辑人生奋进。即使我对他们高深的学识、卓绝精通的编辑业务、办刊的不凡胆略、眼光，可贵的人品等，只学得了点滴或皮毛，我也得这么归结，也会心潮翻涌地把他们怀想、纪念！

我这样说，好像我这人生来就命好，也好像我进编



辑部是吃一碗饭就得益而很快成长起来的人，其实不然。其实正是经历了成长中那些难得的远磨近砺，才更让我觉得母刊厚爱的可贵！

记得从大学中文系毕业时，关于职业的选择有这般那样之可能，而恰恰没有与文学相干的。大概因为那时在大学中文系做着领导工作的堂兄周翔给我较多地灌输了搞专业好的思想，我便“一根筋”似的只想着与命运不相干的。后来我生着法子挣到了《长江文艺》工作的机会。很快地，我被分到了理论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当了一名理论见习编辑。当时国家的形势处于刚刚拨乱反正时期，文学理论在刊物是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当时理论组有三人：一是被大家敬称为博学家、实干家，而又负责着刊物执编又领导着理论组的刘岱先生；二是有吴耀峻、刘森辉两名精明强干的理论编辑。我这年轻的后来人进入其中，真是觉得天空格外蔚蓝高远、得天独厚。在那儿，接受锻炼的机会还真多真好。看理论、评论的自由来稿，看多了看懵了，左右有师可请教；理论组在地方和名人中邀约了重点稿件（那时理论、评论文章大多是靠组稿），需急用时，派我按照意图去索稿；开讨论会时，我除了负责会议的报到和食宿安排外，任何问题的探讨我可加入其中去领略，去开阔眼界和思考。记得有一次会议讨论了很多创作问题后，要按深入讨论的情况写成几篇文章给刊物用，刘岱先生及评论组的同志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要我就艺术民主的问题写一篇。在大学时我也写过小论文，不过这时似乎觉得很没把握，但在一番硬上弓弦之后，终还是完成了。接受



任务时有点不以为然，但过后的感觉却比那幼儿被人引导着走出人生第一步还喜悦。沿着这种喜悦冲动，我还真想就新形势下的理论问题作一番钻研，但人愿不如天愿的事接踵而来了：先是刊物为了适应恢复《长江文艺》正名的需要，想将所发小说之类作品的质量来个大提高，决定在大冶铁矿招待所举办省地重点作家的创作学习班（那时不叫笔会），时间半个月。因人手紧张，小说组将我借调到学习班既当工作员又当两地的联络员。这次学习班由当时小说组负责人蔡明川负责，他小说编辑业务精通，善抓作家作者们的小说创作突破。那次创作学习班使省里去的作家和当地作家还真出了不少新作力作，无形中让我开了一回小说创作的眼界。可此事结束不久，后又遇上我们机关驻房县路线教育工作队到了换人时机，又还是我去住队较为合适，1978年春节刚过，我又接着去了；房县工作一年回来，又赶上刚刚恢复的文联要从过去所在单位（省文化局戏工室）的资料库中把本机关的图书分离出来，建立本机关的图书阅览室，我又赶上这个茬口，又成为最合适的人选，负责了这一工作。这一分一建又是一年多。也就是说，我巴心巴肝巴到编辑部工作近三年时间，真正坐到编辑的位置像样儿地做点专业工作的时机却不多。在这些变换过程当中，若说我没产生过思想想法，那是假话。但有想法，却是哪一次都似乎不能说出口，哪一次都不能去怪罪什么，因为每一次我都正好走到那茬口当中，像我这样一个在编辑位上屁股还没坐热的人不去谁去？！这让我只能认作是天意的远磨，（那时绝没想到这是有益于



以后工作的远磨)，这只能让我看作是天意的考验：你说你酷爱编辑工作，这一磨就是近三年，其时间够得上那些有“天才”的人走向成功，而你却还没起步，看你还爱编辑工作吧？看你是真爱还是假爱？也许我这人天生就是个犟脾气，也许是“软磨”（远磨）吊大了我的胃口，我此时似乎没觉得我学做编辑已经晚了一大截，我仍倔强地坚持着我的方向——我在一楼阅览室面临着一机关人排队找我借书看的火热气氛中（那时像线装的“金瓶梅”之类的书只有在业务研究需要时才能借阅，新出版的外国名著阅览室一次也只能从新华书店分得一两套，我看完之后，大家只能跟着排队依次借阅），坚持着要求回编辑部岗位。最终也得到了批准。那一刻的心情，我比突然抱住了一个金瓜还高兴。

然而1980年5月，我回编辑部时，并不是回到我工作过的理论组，而是安排在小说组。尽管我对这安排多少有点感到意外，但我心很快释然。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当时整个编辑部在极力加强小说组的人手和力量外，刊物主编好像还对我说出了这样的考虑：文学经过理论上大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后，理论的研究要着重围绕现实创作的发展、提高、突破进行；理论的探讨要服务和紧密结合创作发展的实际而深入，要使其见诸于反映、表现生活的效果，这个环境对你现在到小说组是合适和有利的……。这个意思的表达，不但让我心里敞亮，而且有一种很热火热火的味儿：我现在去作的编辑工作，似乎是放在大棋盘的格局上加以考虑的，得不一般地对待。急于回编辑工作岗位的心情经这样加热一



烧，那鼓鼓的劲头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热归热，但这工作对于我来说，除了在大冶铁矿办创作学习班有所见习外，并无任何底数，要快入此道，难免让我希冀着遇仙师得仙道。热情有加的“仙师”当然很快到来，但仙法却在一言难尽之中：

入道大师：大量的自由来稿；入道第一课：在自由来稿中翻滚、砥砺。

记不清小说组是谁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只记得一进门不久接待人就给我结结实实地拧出四五捆作者自由来稿，让我专心地看稿选稿。那一刻，我感到事情不像我所想，但我还是把这当作上帝的宝贵赐予，按捺着急急直跳的心情，瞪着比牛蛋还大的眼睛看稿了。若我能马上选出一篇好稿子，就算我一步跨入小说编辑的行列。这想法虽然有点幼稚，但哪个三十岁学吹鼓手的人，不想一拿起器物便把它吹个响亮？！因此面对那些来稿：字迹工整的我看；写在烟盒纸、练习簿上的我也看；长的我看，豆腐干似的我也看；看完拧给我的稿件，我又自找了几捆看。看了十来天的自由来稿，哪种理论、眼光都用来观照过了（在图书阅览室各种名著、理论书我还真接触了不少），别说捞到“大鱼”，连个“瘸脚虾”也没抓住一个。这对我无疑是一记闷锤。除了捶得我眼睛直冒金星之外，其余的就只是疑向：难道能写成较好稿件的作者将作品直接寄给了他熟悉的编辑？难道百废待兴——初露春头的百花园本来就只是这个样子？人们说，接受实际的锤炼、摔打、磨砺有无限的好处，但从我当时的感觉看，是什么好处也说不明



白。

在纳闷、疑问缠绕的时日，编辑部对小说组的看稿、选稿等实行改革，以“出作品、出人才”为目标拿出了提高办刊质量的新方案：即根据全国全省来稿的情况，将来稿区域划成几个片，每个片派两个编辑负责看其来稿，联系其管区作家，参加那个管区的创作学习班及相关活动等等。这很像农村那会儿实行的包干到户。这回，我和又热情又认真的老编辑吴芸真分管荆州、宜昌、咸宁区域，这次我记得清楚，交待任务后，工作极为负责的索峰光（小说组负责人之一）同志把这个区域中5个较为成熟的可供直接索稿的作者名单写下了，我当即把它压到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仅此而已。因为那时候所谓较为成熟的提得上名单的作家，也就是发过一两篇稿件的作家，很少有像现在这样有大把大把的伸手下去便可探囊取稿的作家群。也因为当时出现的这种看法，后来遇到新作者恨铁不成钢时，我总爱说，天才的作家也未必是从“天才”上起步。

面临这种情况，我便将我的看稿专注在我那个“片”的新人自由来稿上。

大概有前面细读一捆又一捆稿件的经历，多少锻炼出编辑人生的稿虫本性（编辑多于一般人的可贵是，不论拿起什么样的稿子，都能沉浸得进去，又能快速嚼细它——尤其是小说编辑得如此）；大概是我在初春头的百花园里面踏过青，所以我在看这个片的稿子时，便有了很清晰很广博的参照系和底衬；大概通过看过那么多稿，感受了当时创作的状况与真切实际，使我悟到对



来稿若抱希望太大太高便会脱离实际便会眼高手空；大概曾经的看稿只能就稿看稿，而分片后的看稿却可联系着写稿人成长的人文环境，浓郁地方特色和地域生活急剧变化作些有益的思考；大概是编辑部对小说组改革后而出现的责任制，给人形成的水激“鱼”得跳的局面等等，在综合起作用吧，稿虫的胃口胃觉也就必然出现了变化。很快地，我从我那片的自由来稿中有了两得：一是选出一个从没冒头但很有潜力作者的较长短篇。选出后，很快为片领导和编辑部负责人称赞，一字没改便发出（可惜此篇也同时被一个全国性的刊物发出，并在当年该刊的评奖中荣获一等奖。）。二是选出一篇充满勃勃清新之气而艺术上稍带点稚嫩之感的作品。在获刊物执编人审稿通过，嘱我对此篇小说进行修改并为其写个“点评”文章后，我写了，也一起发到“新人第一篇”栏目里。这“两得”也就出现在进小说组当编辑的一两个月时间时内。这虽然只是小小的收获，但至少在以下方面使我有所悟得：一、此番初尝成果，使我从自由来稿看到“稿中自有黄金屋，稿中自有颜如玉”。日益壮大的作者群，尽管免不了参差不齐和博杂的状况，但他们中的那些潜心艺术追求、能敏锐地从日新月异生活中一识而得金者，终会拿出精心之作，让我们一读见其表现生活之精髓精华，让我们一读见其艺术手段之经纬所在……所谓“江山代有人才出”，也一定会从自由来稿中体现的。新作者们一识得金的本领是编辑工作的基础，也是编辑常常庆幸和衷心感激的。这是时代文学的繁荣之幸，这是文学编辑值得努力耕耘的重要方面。



二、这使我看到了成长、进取之道。有位名人曾经说过：“成功的范例是最好的训诫。”这话说得真到位：一个人的初步尝试被肯定了，这不就是可以说，肯定或基本肯定的过程本身就是给你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这不就是可以说别人肯定的那成果就是为你的前行立起了一个可供参照的标杆？由此激发出的信心和得到的鼓舞自然也在不言而喻中……

人们说：“福无双至。”我说有。在我接受以上美好的“近砺”不久，很快又迎来更让自己受益更大的一次砥砺：1981年春，刊物决定举其全力举办“省军区三招创作学习班”，我浸润其中较全面地接受了熏陶。这更让我永生不忘。

说到这一点，我先得说说母刊举“全力”之金贵。

《长江文艺》是解放战争时期由著名诗人李季等名家于郑州创刊后，随大军挺进武汉而作渡战准备时带到武汉的。创刊时间早，名作家和名牌大编荟萃；在其发展、前进的历史长河中，她又不断吸纳名牌大专院的人才，不断传承影响，形成了宝贵的人才链，形成既精通办刊又各有专擅各有特殊建树的人才宝库。这批人，在《长江文艺》发展、繁荣革命战争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历程中，以其执著的事业精神、卓越的胆识、眼光，既把刊物办成了具有国内外重大影响的名刊，又创造和积累了宝贵的办刊经验，形成了根据不同的形势发展壮大作者作队伍、推进刊物快速繁荣的创新精神……

1981年春举如此“全力”，要办一个大型的文学创作学习班，其实就是刊物领导人高瞻远瞩，着眼于创造



性地运用自己的宝贵经验，为尽快推动创作更大繁荣而决策的。因为那时刊物刚走过“拨乱反正”阶段，“问题”小说的创作取得阶段性的发展，而创作的更大发展、全面繁荣则是要在反映日新月异的生活变化和建设宏大的新人作者、实力作家队伍方面作出开天辟地的工作。所以，把立足于此目标的1981年春天创作学习班，视作迎接新时期文学繁茂春天到来的壮举，也是恰如其分的。

这就必然出现了《长江文艺》举办此次创作学习班方式方法、人员规模等方面的不同凡响处。这就让我真正见识了真正的行家里手领导、编辑培养文学人才及抓作品的高明处，这就让我真正领悟了名家们酿造文学春天的过人胆识和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

这次创作学习班邀约了全省各地崭露头角的中青年作者、作家40多人，带稿或带创作计划参加；没发过小说作品的作者——只要具备创作的潜力潜质的也被位列其中。

这次创作学习班空前隆重，文学艺术界的领导及著名作家（如徐迟等）全都出席了；他们宣讲党的文艺政策方针，畅谈创作经验，讲授文学创作的技巧，处处都让人耳目一新，处处都让人深感那是点石成金的名言名谈。

这次创作学习班聘请了我省大专院校讲授美学、文学史、文学理论、世界文学等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作专题讲座。他们高屋建瓴和精彩纷呈的文学讲座，不仅震撼作者作家，也让与会的所有人员眼界大开、心志大



启，使听众喝彩并要求增加讲座时间的声音连连爆出。

这次创作学习班让刊物编辑部名牌大编、实力编辑及工作人员几乎倾巢出动。看稿、谈稿件修改意见、商讨重点作者创作计划的实施，组织有关创作问题的讨论活动等，灵活、扎实地穿插在整个会议进程中——每个人各负其责，各抒己见，各献绝技，各使妙招，把个创作改稿会搞得空前绝后的生动。

这次创作学习班还组织了全体人员和我会机关的同志到黄冈东坡赤壁和鄂州等地的参观学习，开阔了眼界，体验并加深了对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认识。

这次创作学习班，会期虽然只安排15天，但被大大激发了创作热情和大为受益的作者作家们，好多延长了创作时间——延长住会创作时间最长的达45天。他们不仅为本刊创作了新稿力作，还为本省的其它文学刊物送去了及时雨！由那时那刻起，荆楚大地的文学新星群星，似乎格外能闪烁！

.....

我作为选送参会作者和作品较多的那个“片”的编辑，当时除看稿外，还负责着整个会议人员的报到、食宿安排及相关活动的联络等工作，自然也就全面深入地经历了这个内容最丰富，功能效应最多，既务虚又讲临阵实战，既讲眼前索稿又立足于长远培养作者之盛会的全过程。它让我领略获益的当然就不可胜数了：什么样的文学队伍建设才是高屋建瓴和具有创新意义的建设，什么样的文学功底才是文学工作者该具备的学贯“古今东西”的功底，什么样的创作才是既注重传统又能与创



作新潮流、新手法及表现新生活变化结合得很好的创作，什么样的编辑才是从稿件上识人，从人的个性气质才情上识其潜力识其未来的独具慧眼的编辑，什么样的编辑对作者创作状况的独到之谈，才是能让作者如坐春风如沐春雨、开启宏远未来之谈，什么样的改稿意见才是既见文学创作的理论性又具实际针对性、可行性的“编辑特色操作理论”……总之，编辑学在他们那里不只是版面的编排，错字、病句的改正等等之类，而是一门极具内涵极具经验性富有深奥学向的科学。由以上的一些领略，切切实实认识到了编辑要达到“识金不昧，拾金不昧”境界，应该在学识、胆略、胸怀、眼光、“处理稿件的临床经验”等方面应具备的可贵素养素质。

如此一个提高文学创作水平的创作学习班，仿佛不只是为作者作家开办的，更重要的是为我这个刚刚起步的编辑作着全面的熏陶和教化；它仿佛不只是对我作编辑的境界进行高品位的引导，它让我对小说创作有了一种切实认识后产生了一种跃跃欲试的强烈愿望。一个怀着更高远目标发展，一个朝向自身素质、手段等全面提高的冲动，在那样的环境催化下，犹如一颗金色的种子，在我心里深深埋下了；一个既要当个地道编辑，又要搞点创作的美好希冀由此冒出了。

种子落入春天肥沃的泥土里，怎样汲足水分，最大地鼓胀饱满自己；怎样在充分吸收养分、空气、阳光的同时，劲鼓鼓地冒芽、成长；怎样在不知不觉地享受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呵护而进入繁茂的天地——那过程



和情形是绝对美妙的诗，那感觉是用一般语言难以表达出来的。而我就是这样进入了这样的土壤环境里。在经历了如此的历练和锻铸以后，我迎来了人生成长中喜不自禁的时光：一是由我组织、选编的小说《赔你一只金凤凰》（小说发于《长江文艺》1982年第12期，作者李叔德。此稿的审定、修改发表是主编和执编蔡明川先生以极快的速度完成的。该作在中国作协举办的“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荣获大奖。这是本刊自（文革）复刊以来，第一次夺得全国大奖。于此热烈喜气中，《长江文艺》也举行了复刊以来的第一次优秀小说评奖——“1981—1982年优秀短篇小说评奖”。这次评奖从本刊两年所发短篇小说中（那时刊物没发过中篇小说）共评出10篇优秀作品，而我所责编的小说，除了《赔你一只金凤凰》荣登榜首外，还有《蚂蚁与珊瑚》（作者楚良，小说创作于1981年春省军区三招创作学习班，刊发此作时，同时刊出了我为此作写的编辑手记《发掘和表现普通人的高尚品质》）。此次评奖时，《长江文艺》的发行量处于18万多份的位置上，如此繁荣景象下的评奖颁奖，无疑也使它成为本刊复刊以后最盛大最隆重最热烈最具重要意义的活动。颁奖于汉口一个大饭店举行。评奖结果刊登于《长江文艺》1983年第5期封三。同时我还要附带提一笔的是：《赔你一只金凤凰》刊出后，有四家全国性的选刊、报纸同时转载了此作，而我省报刊则很热烈地大版大版推出了其评论文章。社会各界的支持肯定为文学创作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帮我树起了高品位地做好编辑工作的信